

乡土

马齿苋守护乡下的家

李 铭

岳母离世以后，乡下老家的房子闲置下来。

妻子儿女带着岳父在老家市内生活，我一个人在沈阳上班。前些年，岳母患病的时候，院子里荒芜不堪。先是大姐在院子里种了玉米，秋天以后，大姐收走了粮食，丢下一院的玉米秸秆，瑟瑟地站立着。

我不喜欢看到那样的一幕。如果庄稼没有了绿色，就像人没有了红色的血液。院子里死寂的氛围，叫我感觉压抑。于是跟妻子商量，就是再忙，也要回乡下老家的菜园里种菜。

我们决定种植蔬菜还有另外的考虑，希望岳父不会因为老伴儿的离世消沉下去。菜园重新开始种了，院子里多了烟火气，生活有了生机。初春，我和妻子种了一畦畦的大蒜，后来又种了土豆。

三五天回家一次，妻子骑着电动车回去除草、侍弄蔬菜。院子一面是菜园，一面是闲置的地方。原来闲置的地方是有四间小厢房的。因为年久失修，前几年扒掉了。早些时候，院子里是泥土地，我怕下雨天泥泞裹脚，就用老房子的旧砖头一块挨着一块铺垫开来。

没想到这些碎砖头还挺漂亮，铺垫以后的效果不错。一块接一块的红色小碎格子，没有规则，却赏心悦目。我们那个村子别人家院子都是水泥铺地。我不喜欢，土地被水泥铺得透不过气来，这跟院子里肃立一群枯死的庄稼秸秆是一样的阴郁。

那些红色的碎格子中间是有泥土的，早些年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院子里很干净。可是房子一旦闲置起来，我惊奇地发现，院子里简直在悄悄发生一场战争。

雨水丰盈，三五天回去，这边闲置的空地上热闹非凡。原来看似平坦的地方茂密地生出一院的杂草来。仔细看一下，这些红色的碎砖头中间拱出的野菜最多。而马齿苋是这些野菜的头儿，它带头疯长。藤蔓丛生，花开花落，马齿苋用它的繁华拼命点缀这一院的落窠。

每次推开院门，老少齐上阵，挥舞锄头铁锹，一顿狂砍。顷刻间院子里喊杀声阵阵，这些野菜野草尸横满地。隔三五日再回来，这里的繁华依旧。明明是砍杀大半，为何重新茂盛无比？是不是没有斩草除根，留下隐患。于是汲取教训，丢弃武器，开始徒手带根拔下那些马齿苋。

再回乡下，却发现院子里依然热闹。索性不再管，挑嫩的马齿苋采摘，用水焯了拌凉菜吃。这马齿苋口感黏滑，味道独特，能做凉菜，也适宜煲汤做馅儿吃。幼时，被蚊虫或者马蜂叮咬，用生的马齿苋捣烂敷于患处，也有消肿止痛的疗效。

日本有个著名的园艺家叫柳宗民，他写了一本叫《杂草记》的书，分上下两册在中国出版。我好奇买来细读，竟然发现，在日本，马齿苋也很常见。看来植物是不分国界的，在日本乡村的院子里想必也有无数株马齿苋在顽强地生长。

柳宗民在书中写马齿苋，开花短暂，早上开花，下午就谢了。我却没有完整观察一株马齿苋开花的过程，它们花小，闻不到花香。又是匍匐在地上，根本注意不到。据说有的花为了等待授粉，能够挺到傍晚花谢。

不管如何管理，只要三五日不回老家，马齿苋就会再次冒出来，一茬接一茬。我时常在想，它们的种子是什么时候钻到地下的呢？为什么我们住在家里的的时候，看不到它们的身影？只有我们离开时，它们才开始肆意生长呢？有时候我产生幻觉，觉得满院子的空气里都有马齿苋的黑色颗粒种子，在围着我们跳舞。

一株马齿苋在跟我们藏猫猫，躲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注视着我们忙碌的生活。可是，当我们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它们马上就钻出来召唤我们赶紧回家。

微小说

木头开花

叶瑞芬

走出商场大门，迎面扑来蒙蒙的细雨。看着雨势渐大，张伟没有回商场楼上的办公室，而是返身走到一楼的铺面。他惊奇地发现，员工阿木居然还在店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商场晚上是不许留人的，而这个来自大山里的男孩正在灯下默默地画着图纸。

“伟哥！”阿木见到张伟进来，连忙支起身子。“对不起，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该在这里，可是……”阿木语带尴尬地说道。

张伟理解地笑笑，他以为正值青春年少的阿木肯定是跟女朋友吵架了才会下班不走的。

门外的雨越下越密集，张伟的愁烦也跟着泛上来。原以为挺过了几年前那场金融危机，自己的家具店能够幸存下来必能迎来转机，然而眼下店里的生意却每况愈下，再不升级转型恐怕只能坐以待毙了，怎么办呢？

“旧的商机消失后，新的商机肯定会出现……机会机会，我的机会在哪里？”烦恼的张伟抛开手机，从橱柜里拿出一瓶红酒，准备邀阿木一起喝一杯。

“别画了。”张伟斜睨着阿木手中的笔，带点嘲笑的语气说，“再怎么画，也画不出钞票来！”

阿木憨憨地笑笑：“伟哥，俺这画不是给人看的，是给自个儿看的，外人还真看不懂哩。”

“什么画还留着自己看？”张伟的好奇心升起来。

“俺这是图纸，只要按着图纸做，木头也可以开花的。”

阿木憨憨地笑笑：“伟哥，俺工具箱扔到阿木面前，‘你这就叫木头开个花给我看看！’

不消片刻，奇迹发生了，阿木手上的边角木料经过一番鏊刨斧锯后，居然成了一朵玫瑰形状的木头花儿，在那里娇俏俏地盛开着。张伟大喜，拍着阿木的肩膀问：“你怎么会懂这个？”

阿木憨憨地笑道：“我打小就喜欢侍弄木头，所以我爸才把我的名字改为阿木。这些木头也确实跟我有缘，别人要弄很久的活儿，我依着自己画的图画，不用很久就能摆弄出来。我那女朋友正是看上了我这一点，当时我就是用这样一束盛开的木玫瑰把她哄回来的。本来咱俩谈得好好的，可是她父母非要我买房子才肯把她嫁给我。”说着阿木的脸又红了。

“单凭你这手绝活，不用三年你肯定可以买大房子了。”张伟连声赞叹，忽然灵机一动说道：“这样吧，我出店铺，你出技术，咱们试试合伙经营，你看看我满店铺的家具，为什么都不好卖，我缺少的正是你这别具创意的装饰吧，比如这张大床，要是床头加上一圈永不凋谢的玫瑰，你说结婚的人怎么会不喜欢买？比如这张书桌，配上一个同样质地木做的台灯灯座，会不会更吸引人一些？”张伟说得兴起就要与阿木立即痛饮一番。

阿木赶忙拦住，劝道：“咱们留着庆功的时候再喝吧，时候不早了，我来当代驾送您回去吧！”

张伟惊奇地问：“你还会开车？”

阿木又憨憨地笑：“我来城里快三年了，要跟上你们这些当地人的节奏，我哪敢偷懒啊？”

元宵的味道

孙 琳

我喜欢吃元宵。

那圆圆的吃食，入口是浓浓的蜜糖香，在嘴里糯滑甜腻，那种味道难以言述，连呼吸吐气都如兰香了。这让我想起大门口那副鲜艳的红春联：“除夕除旧，春节春临”，在大红浓烈的滋味中，飘逸道韵的墨迹，带着无限的绿意，姗姗走来，像老屋后墙根杂生的毛毛草和三叶草。

今年闹胃病，实在不宜吃元宵，因为这吃食是糯米面做的，黏性，不易消化。母亲生前没少叮嘱我，胃不好，少吃或者不吃黏东西。随着噼里啪啦鞭炮的炸响，春节很快过去了，元宵节来临了。走在街上，年味依然蔓延，红灯笼红红火火的一片，正月十五应该是年的又一个高潮，满大街飘荡着团团圆圆的味道。

早去市场，看见卖元宵的摊位一家挨一家，摊位上方写着“现做元宵”的字样，叫卖元宵的商贩站在机器前，里面正翻滚着一个一个玲珑的白色小元宵，摊位上摆着十几个敞口纸盒，里面装着加工好的各种馅料的元宵：五仁的、枣泥的、草莓的、芝麻的，等等，心里骚动起来，吃一顿也不见得把胃害坏。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下，终究没有抵挡住元宵的诱惑，买了五仁和黑芝麻馅的元宵，美滋滋回到家。

十五的晚上，月光如水。我舀了水倒进锅里，待烧开后将元宵下到里面。等待的间隙跑到客厅，打开音响，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回荡在屋子里，音乐仿佛朦胧的月光透过薄如蝉翼的纱幔照射着，又像极了花儿的清香漫洒开去，低低、轻轻地拂过心田。我站在炉灶前，等待着锅里轻轻地沸动，发出阵阵香气。窗外，鞭炮声不绝于耳，轻盈地拿起汤勺，舀起一个个白胖胖的元宵，那元宵就将清亮的圆身子荡漾在汤碗里，青白软壳，很像一个月小月亮，晶莹剔透，撒几片菜叶作为点缀，迫不及待地拿起汤匙。轻轻咬开，不论是五仁的还是黑芝麻的，都与红糖紧密纠缠，就像一场生死之恋，从青春的橡树上流出暗红色的泪水，倾倒入黏稠的白色汤汁里，霎时间，风生水起，滋味万千。立时有一种穿透灵魂的快乐，满嘴喷喷香，好似那碗里照出一抹荡漾着的花影，在月亮的辉映下，黏稠着快乐和喜悦，还夹杂着丝丝丝忧郁的味道。脑海里浮现着南朝诗人的名句：“江南莲花

果然不出张伟所料，不到半年，他和阿木联手开办的家具店生意红火，客人源源不断地涌来，只为弄一个带着花朵的木头家具回家去，甚至不少房地产开发商也慕名而来，与他们签订协议，大批量订购家具，以满足越来越多客户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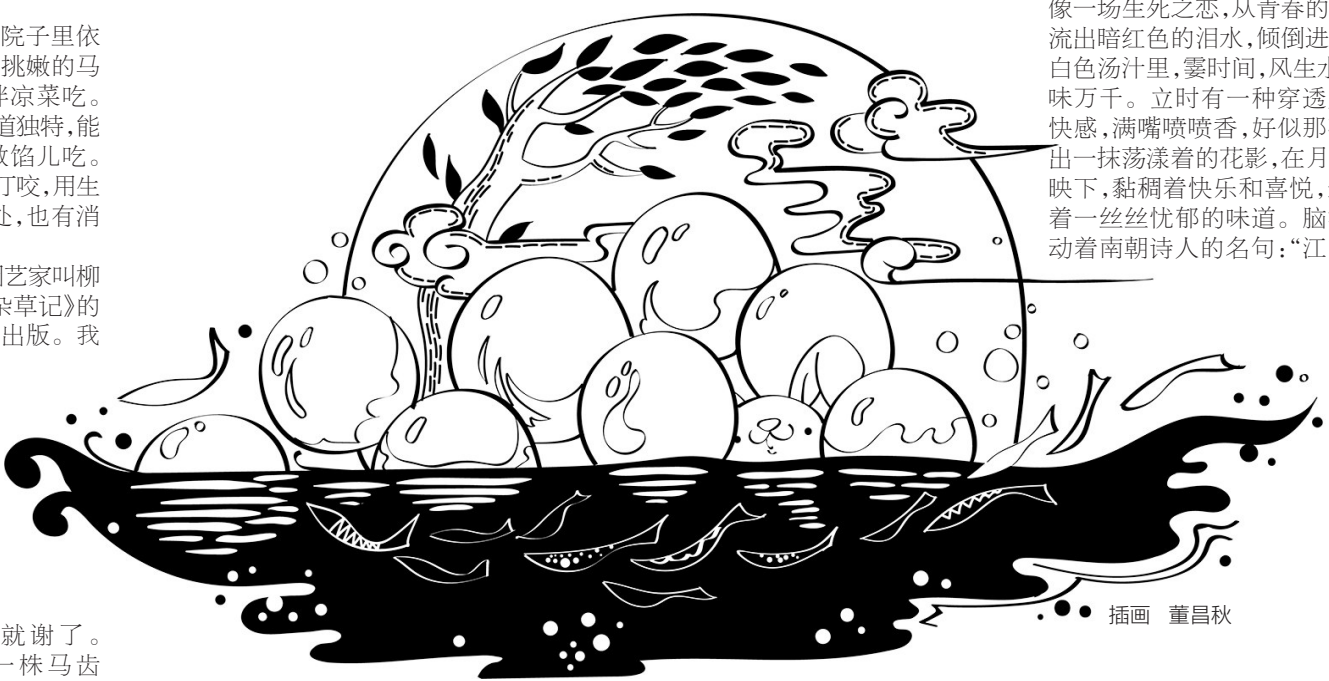
阿木日夜不停地赶工，他的

鏊刨锯斧用坏了一批又一批。连女朋友也顾不上理睬了，一门心思想着：木头木头，快点儿开花吧！

在阿木忙活的时候，张伟也没闲着。有一天，张伟高高兴兴地把一套三居室大单元的钥匙放到阿木面前时，阿木知道，他的木头真的开花了。



插画 胡文光



插画 董昌秋

收纳心头一缕春风

(外一首)

玲贝贝

不停地轮回

过年

只有这一段时光，无比妥帖安详
感恩和目光等来了
所有的倦鸟、泪珠和一场瑞雪

娘的白发醒了，爹的皱纹也醒了
鸟儿盘旋，觅食天空以外的玄机
我发现无比通透的自己

在每一朵雪花里，咀嚼年味和沧桑

颤巍巍的娘
为我披十里春风的碎花小褂
父亲守望的目光
是我珍贵的压岁钱
压下了我一生的琐碎和吉祥

风停了，抱紧老屋上的炊烟、茅草
爆竹、饺子、笑脸，齐刷刷坐满了桌旁
一个也不能少，一道光穿透了白茫茫的原野

一盏灯笼眨着月亮的眼睛

(组诗)

白俊华

点亮元宵的灯笼

整个白天
我都轻盈地行走在早春的阳光下
此时，体内积蓄的热量
已经足够点燃夜晚
那么，就在月亮的笑声传来之前
伸出手指。然后，把纯净
融入一盏又一盏喜上眉梢的灯笼
扩展，初心的色彩

做一碗特殊的汤圆给母亲

用阳光做馅。不仅很甜，还很暖
用思念做皮。不仅很黏，还很鲜

这个夜晚，远在乡下的母亲
正坐在火炕上，安静地看着窗外
一盏灯笼，眨着月亮的眼

时间恰好。我要给母亲打个电话
然后，把温情的水点燃
并以心当碗
让风轻轻奉上我的祝愿

当新声，醉了星星的脸
我的脚步，早已敲响黎明的钟声
干脆、圆润、悠远

哦 乡村

漫山遍野的乱石已长出森林
我的乡村，正从苍老倒转回青春
河水清凉，春风浩浩
沉睡多年的鱼逆流而上
跟绿与蓝争娶一朵娴静的云

每一座房子都睁开明媚的眼睛
沿着一条悠远辽阔的路
揉揉疼痛，追念回音
水泥抑或柏油，悄悄藏起脚印
那些从山外归来的身影
把一缕炊烟当成天空的子民

花儿，香透了热闹的傍晚
小鸟像调皮的孩子，吵醒清晨
山坡下，几顶悠闲的帐篷
纯净一波又一波慕名而来的客人
夜里无灯，星星可以照亮
衣衫单薄，还有太阳的体温
多好呵！可以唱歌、跳舞
就着小草青青的味道
自酿的米酒，醉了多少心神

来吧朋友，请到我的乡村来
质朴、善良、醇厚、清新
会让胸膛，敞开一扇宽宽的

那条路

山，更高了。天，更近了
伸出手，接住风，接住雨
然后，把一滴晶莹剔透的露珠
掷于远方，春天里的春

那条路

书包，至今记忆犹新
脚下的疼痛和心中的酸楚
让本手，洒满泪痕
十八里山路，其实不是路
乱石、荆棘、杂草
划伤多少无助的眼神

老榆树孤独站在村口
试图，用两条粗糙的手臂
极力拉近远方
让诗，结识我的父老乡亲
可远方真远，诗
听不清大山呼啸的呻吟

走出的人，归来的事
放远一些细节，迎回本真
当年的我们，用成长
挺起一个又一个偏僻的灵魂
每一线阳光都在传诵
北京，红彤彤的声音

心，宽了。笑，长了
汽笛，穿过一村又一村
当平坦成就一道风景
每一座城市都在思考
延伸的幸福，直抵乡村

火炉

其实就是一堆团起来的泥巴
一些柔柔的草，在它心里
蹿出，硬硬的火

亮了。旺了。热了。灭了
趴在窗台上的雪
哭了

夜。炕头上，发光的眼睛
盯住，空荡荡的炕梢
试图发现，某个被忽略的
细节